

# 全球化与地域性

唐士其

**内容提要:**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超地域性因素发展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一些地域性的因素依然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体现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系列不平衡现象:如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各个领域的全球化程度各不相同;西方明显的强势地位;发展中国家之间得失不平衡;超地域性与地域性因素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正确认识这些地域性因素的作用,并且在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因素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是保证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 全球化 地域性 平衡

## 一 不平衡的全球化

虽然全球化在一般意义上被人们理解为一种超地域性的现象,但在全球化的实际进程中,地域性因素却作为全球化的一种具体的实现形式,或者作为对全球化的一种应对方式一再表现出来。总的来说,地域性因素的存在及其作用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基本特点,并且使全球化出现了各方面的不平衡。

首先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如麦克格鲁所说,“全球化具有非同寻常的分配性影响:它不仅在国家间,而且在国家内部产生了明确的输家和赢家。在环境与影响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全球化既产生了分裂也创造了整合。”<sup>①</sup>库珀则根据不同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具体情况将它们分为三个大类。

---

<sup>①</sup> [英]托尼·麦克格鲁:“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第 146页。

第一类包括所谓的发达国家、众多比较开放的发展中的小国以及转轨过程中的一些东欧国家,在这些国家看来,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大于损失,或者它们没有选择,必须接受全球化;第二类包括那些仍然把增强国民国家的地位作为主要目标的国家,它们在近代都有过受到侵略的历史,更倾向于从权力平衡的观点看待国际关系,愿意选择以有限的方式与外部世界整合,比如中国、印度、伊朗、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与乌克兰等;第三类包括那些比较贫困的国家,它们主要分布在非洲,其共同特征是民族整合程度较低,同时经济贫困以及人口中的大多数处于现代通讯系统的边缘这一现实处境限制了它们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可能性。<sup>①</sup>因此,“全球化对不同的群体与不同的国家来说具有不同的内涵”,<sup>②</sup>从而也决定了它们对全球化不同的态度与反应。

全球化的不平衡性在另一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各个领域的全球化程度各不相同。比如说,在今天,技术发展,特别是基础研究,比起制造和销售方面其全球化程度仍然很低。在美国,尽管有多种跨国的流动,却只有10%的美国公司的研究发展资金投在海外,例如摩托罗拉一半的收入来自国际销售中,并且把40%的职工安置在海外,但只有20—25%的产品开发和5%的基础研究在美国以外地区进行。<sup>③</sup>下面图1表明了不同经济部门全球化的不同程度。在这一现实面前,无怪乎有人认为“世界经济中只有百分之二与实际经济相关。在一个喜好虚拟现实的世界中滋生着虚拟经济。因此,全球化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虚拟的现实。”<sup>④</sup>这种观点虽然不无夸张,但却生动地说明了全球化的一个侧面,另外也提醒人们注意避免在认识全球化进程时出现一种错误倾向,即“不是从对政治经济实践的分析出发,然后找出所发生的变化动力,相反,他们从全球化已经存在而且已经产生了某些特定的结果这样一个假定出发,然后再去寻找证据,证明

① Robert Cooper, *The PostModern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 London: Demos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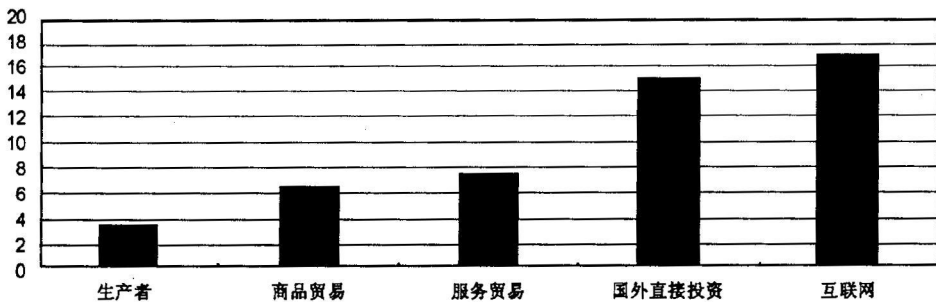
② Vincent Cable,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9 p. 43

③ 参见[美]詹姆斯·米特尔曼:“全球化的动态结构”,梁晨编选:《全球化话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54页正文及注1。

④ Pablo López López “Old and New Globalization”, in Olivia Blanchette Tomonobu Imrich and George F. McLean eds., *Philosophic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Globalization*, Vol 1 Washington D. C.: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2001 pp. 47-48

它的确存在。”<sup>①</sup>

图 1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各部门的全球化程度 (年平均增长率, %)



资料来源: Vincent Cable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9 p. 5

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衡性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西方明显的强势地位。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说,当前的全球化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西方世界的一些地域性因素不断获得超地域特征的结果。摩德尔斯基因而指出:“在大多数时候,全球化体现为一个把外部世界纳入不断扩展的西方中心的世界政治的过程。”<sup>②</sup>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指出:“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印度人、埃及人、阿根廷人、中国人、波斯人和非洲人帮了它的忙。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的服从与温顺,而是因为他们谋求自我更新的战略被整合进了欧洲人统治的全球秩序的网络之中。”<sup>③</sup>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衡性第四个方面的体现,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得失的不平衡。总的来说,在 20 世纪末开始的这一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东亚地区取得了比较好的业绩,但在东亚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比如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拉丁美洲地区以及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地区等等,

① Tony Schirato and Jen Webb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3 pp. 43-44

② George Modelski “Globaliza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 52

③ Michael Geyer and Charles Bright “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op. cit., p. 62

基本上可能是失利的一方。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国家。有一种基本估计是,“在70年代,拉丁美洲和南撒哈拉非洲变得比东亚和南亚更加依赖外国资本。当资本流动转而流向美国,这种依赖变得无法支撑了。”<sup>①</sup>据分析,非洲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不足、缺乏训练有素的企业家阶层和完善的国民经济结构、外资的绝对匮乏等等,而在这些方面,东亚国家恰恰具有明显的优势。<sup>②</sup>这一情况反过来又说明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地域性因素对国家经济成就的影响。

上述两方面的不平衡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国家与地区都能够平等地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实际上,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同时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中都有不少地区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以一种最保守的态度说,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也是有地区性差异的。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当一些地区在经济上日益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并收获由此而得到的利益的时候,另外一些地区却被边缘化了。这恰恰是沃勒斯坦反复强调的一个主要观点,即中心国家的强化与边缘国家的削弱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sup>③</sup>

全球化进程中不平衡性最后一个方面的体现就是超地域性与地域性因素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或者说两者之间的断层。这种断层表现在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断层、全球交往的可能性与人类生活的地域性之间的断层、以及全球选择的可能性与人类生活世界本身的惟一性之间的断层等等。在这方面,一个具体的例证就是全球经济联系与社会福利的地域性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导致的资本流动性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税收基础,而且使国家往往不得不把税收的负担转移到劳动收入身上;而与此同时,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的安全保障的提供并没有也不可能国际化。

总的来看,经济全球化由于其内在的不平衡性、等级性、差异性和排斥性,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进程不可能导致一个同质的、均等的世界的产生。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实际上看,全球市场的出现正是以工资、技术、制度与政治风

① [美]吉奥瓦尼·阿瑞吉:“非洲的危机”,李其庆主编:《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1页。

② 同上书,第291-295页。

③ Cf.,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in Frank J. 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p. 61

险的差异为前提的。就此而言,甚至也可以说,差异即地域性本身乃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当然反过来,经济全球化也为对这一进程本身的抵抗提供了技术基础,由此形成了一种“反全球化的全球化”。

## 二 全球化的可逆性

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首脑会议期间来自全球各地的抗议者的示威第一次明确地向世人表明,对经济全球化的抗议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加入全球化反对者阵营的包括工会、环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他众多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力量。与此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反全球化运动潜在的支持者。反全球化运动强调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平等关系,要求更加平衡、更加人道的全球化。当然,反全球化运动自身内部也存在着不平衡性。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在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它们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对外开放,并且充分利用其低成本的劳动力,但同时又常常没有办法充分保护环境,而这又可能反过来使它们成为西方左翼、工会以及各种社会运动批评的对象。因此,不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内在的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整个人类的平衡发展可以说是没有前途的。换言之,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各种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的根源,并且大大地增加了经济全球化的可逆性。

在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中,态度稍微谨慎一些的学者都会提醒人们注意,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要认识到全球化的可逆性,首先就需要对构成全球化现象的各种因素进行具体的区分,分清哪些因素对于全球化发挥着根本的、长远的作用,而哪些因素的作用则只是偶然的、短期的;哪些方面实际上不过是相关国家人为推动的结果,而哪些方面确实是经济技术的进步和人类超地域性联系发展导致的必然;以及哪些方面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而哪些方面则是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避免的等等。或者如约翰·格雷所强调的,必须把作为一种历史趋势的全球化与作为一种短暂的政治现象的自由市场的扩张区

别开来。<sup>①</sup>另外还需要区分,在20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进程中,有哪些方面不过是商品经济周期性的体现,而哪些方面则意味着人类经济活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比如说,有学者就指出:“世界贸易是在周期中发展的,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来说,总体而言都是如此,就这方面来说,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进出口比例都很高的发展阶段可以看作是一次周期发展的反映。”<sup>②</sup>

显然,如果把经济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一个阶段,即扩张的阶段,那么从逻辑上说它必然还会进入另外的一个阶段即收缩的阶段,而在这后一个阶段,地域性的因素又会重新压倒超地域性因素占据上风,整个世界也就又有可能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重新陷入一种相互封锁、甚至相互对立的状态,甚至走向国家之间的战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可能性,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种让不同的国家能够“同甘”,但不能“共苦”的进程。超地域性因素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利益,但当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真正能够对人们提供保护的,仍然是地域性的政治机构——国民国家。

从这样一种角度审视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化,人们不得不承认,虽然人类的全球性联系与交往的规模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已经获得了巨大发展,全球治理机制也更加完善,但与半个多世纪之前一样,在世界范围内仍然看不到一种可以有效地阻止人类退回相互封锁乃至相互对立的状态的机制。这就意味着,在世界经济发生比较严重的危机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每一个国家重新拾起保护主义的武器。因此,严格地说,只要世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存在,那么全球化发生逆转的可能性就存在。赫尔德等人因而认为,“没有理由认为全球化一定完全沿着一个方向演进或者只能从单一理想状态(完善的全球市场)来理解全球化。”<sup>③</sup>也就是说,全球化是可逆的、同时也是多侧面的。没有什么力量使它注定向某个方向发展,也不可能使它自然地走向单一的终点。因此也有人

---

① John Gray *False Dawn—The Decept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Granta Books 1998, p. 215

② [德]阿洛伊斯·普林茨、汉诺·贝克:“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乌尔利希·贝克等:《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张世鹏等编译,第145页。

③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认为,“所谓‘全球化’应当视为一种无方向的、互动的、结果未明的社会变革阶段。”<sup>①</sup>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莱希曾经分析并且逐一驳斥了关于全球化的五个假设,认为全球化并非不可避免,也并非不可逆转,不可能指望全球精英带来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全球经济不可能保持稳定与繁荣;培训不可能使被边缘化的大多数得到拯救;国家干预的恢复也并不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sup>②</sup>

另一方面,这场带有明显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全球化所包含的明显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也同样可能在任何时候对这一进程提出重大挑战,而且事实上由于新形式的恐怖主义的出现,这种挑战已经摆在了每一个国家的面前。美国在“9·11”事件之后保守主义力量的明显上升,以及带有明显保守倾向的各种政策措施的出现已经为人们敲响了警钟。

根据卡尔·波拉尼的观点,全球市场是惟一不受全面的政治控制的市场,因而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交易只具有最低的合法性。这就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极其脆弱的一面,使其难以经受任何较大的冲击。事实上,19世纪末,技术的进步、繁荣的扩展、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国际合作的增加同样在世人中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这在昂格尔的《伟大的幻想》<sup>③</sup>一书中有充分体现。该书作者认为,世界市场的扩展和国际分工的发达已经使各国之间大规模的冲突在原则上不可取,在实践上也不可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著作发表一年之后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sup>④</sup>

应该说,在认识当前经济全球化可能的发展趋势方面,深刻总结19世纪末第一次全球化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与当前一样,19世纪末同样也是一个技术创新和国际交往加速发展的时代,而且其发展速度甚至达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按照波拉尼的说法,也正是在1910—1914年间,“市场的逻辑”第一次被全面地强加到人类社会之上。在这一时期,“对自发进步的盲目信仰占

① 参见[英]罗杰·赛本:“治理和后国家政策过程”,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第98页。

② Cf., Manfred Bienefeld “Is a Strong National Economy a Utopian Goal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Robert Boyer and Daniel Drache *States against Markets—The Limit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435

③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New York: Putnam, 1909

④ Cf., R. J. Barry Jones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State*,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9

据了人们的头脑,而那些智识之士也以宗教式的狂热在社会中推动一种无边界的、不受约束的变化。”<sup>①</sup>但是,这一次的全球化很快就无可挽回地以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而告终。在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纳粹政权兴起的原因尤其值得每一位全球化的乐观主义者深思。在当时的德国,由于内外不利环境的影响导致经济崩溃,社会变得分裂和失序,原有的制度和机构无法应对社会的要求与压力,这正好为极权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机会,使其利用民众的要求,运用一切手段重建秩序、恢复经济活力,并且最终走上了大规模对外战争的道路。

值得警惕的是,新的世纪之交同样也不乏波拉尼所说的那种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市场的奇迹,相信全球共同繁荣,相信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相信西方式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相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能够得到控制,也相信新的科技发展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资源以及各种社会问题。总之,“20世纪末的经验让人们回想起19世纪末的很多方面。技术的高速发展与不断激化的国际经济竞争相结合,使很多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未曾有过的压力之下。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以及另一些国家中临时工和非全日制工人的增加反映了20世纪末新的世界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而这些方面与19世纪末的经济发展历程又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sup>②</sup>可以说,如果人类不能创造出区别于第一次全球化时期的、对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加以控制与约束的机制,那么历史的重演并非没有可能。

正因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大量严重的不平衡,新自由主义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所以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并不意味着这种政治和经济理论已经取得全面胜利、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虽然人们会不断地听到类似“资本主义正在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制度”<sup>③</sup>的过分乐观的宣言,然而实际上,经济全球化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是新自由主义,广而言之是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无法克服的。与此相联系,全球化也并非如一些新自由主义学者所预言的那样已经不可逆转。不应该忘记的是,上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它最终以战争和极端的保护主义而告终。

①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 76

② R. J. Barry Jones: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State* p. 45.

③ Ellen M. Akins Wood: "A Reply to Stanandan", *Monthly Review*, February 1997.



### 三 全球化与地域化

经济全球化引发的重重矛盾说明,这一进程中包含着一些自我否定的因素,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它所带来的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西方国家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域的霸权。这本身是地域性因素在全球化这一超地域过程中的再现,与其对抗的只可能是另外的一些地域性因素,比如区域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甚至是以恐怖主义表现出来的对西方霸权的抵抗。第一轮的全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被这些地域性因素所埋葬的,而如果新一轮的全全球化不能正视乃至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它的逆转就仍然是可能的。

这里之所以强调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地域性因素,是因为在对全球化的所有讨论中,尤其是在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对全球一体化的颂扬声中,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问题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地域化趋势。事实是,“全球化对于社会产生了两种完全相反的作用:它在分裂的同时也在推动着整合,在产生合作的同时也在引发着冲突,在实现普世化的同时也在推动着特殊化。”<sup>①</sup>或者说,“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单一化或者一体化,它只意味着更多的相互联系与非地域化的发展。”<sup>②</sup>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地域化趋势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全球化本身是西方社会地域性因素向超地域因素转化的过程,是一种地域性因素压倒另一种地域性因素的过程。这一点决定了全球化只要还在进行,那么地域性的问题就会一再表现出来。米歇尔·曼一语道破了这个常常被有意无意掩盖住的事实:“资本主义依然是一种地理政治秩序,发达国家的经济在其中占据支配地位,众多的国家共同构成了一个分层的全球秩序。……民族国民国家为资本主义的全球网络提供了部分结构,以及部分分层化结构;如果说是商品在统治,那么这种统治与公民权利(主要是北方)的统治是纠缠在一起的。”<sup>③</sup>

经济全球化从某个方面来看就是资本这一超地域性因素发展的结果,但另

①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第20页。

② Malcolm Waters, *Globa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36

③ [英]米歇尔·曼:“全球化是否终结了国民国家”,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第122页。

一方面,资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又表现出与其他的地域性因素,特别是国民国家相结合的倾向。换言之,资本本身就具有地域性和国际性两个方面的特性。这双重特性之间的矛盾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也同样表现出来。因此,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带来世界的真正一体化,全球化过程中仍然充满了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同国民国家之间的冲突仍然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客观存在的、不容否认的事实。每一个国家都力图在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全球化的同时,通过对经济全球化进程施加影响以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方面最突出的体现,就是西方国家利用其制定全球交往规则的优势为本国谋取利益,而其他国家则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试图改变这类规则。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地域化趋势第二个方面的表现是,全球化是一个通过地域性得到彰显的过程。虽然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但一种真正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必定是内植于当地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联系之中的。这可以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中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地域化趋势。按照罗伯逊的解释,就是:“在20世纪后半期,我们看到的并且参与的是一个广泛的、双向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特殊性的普遍化、以及普遍性的特殊化的相互渗透。”<sup>①</sup>正如约翰·格雷所说,“一种全球自由市场假设经济现代化在任何地方都毫无差别,它把经济全球化(即工业化生产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为一个相互联系的市场)理解为单一形式的资本主义即美国模式的自由市场不可逆转的进展。”但“我们时代的历史(与这种期望)正相反。经济现代化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复制美国模式的自由市场。它恰恰与自由市场相对抗。它产生的是与西方任何模式都基本无关的各种本土资本主义模式。”<sup>②</sup>

就此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以地域性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它既反映了不同的地域社会对全球化的应对方式,同时也是不同地域社会全球化的体现形式。也就是说,“全球社会并不是一个超级社会,在其中包含和消解了所有的民族社会,它是一种世界视野,其特点是多样性和非整合性,后者一经产生就能够在其中展开,并且在相互交往与行动中得到保存。”<sup>③</sup>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地域化”

①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s* London: Sage 1992 p. 100

② John Gray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pp. 3-4

③ Ulrich Beck “What is Globaliza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p. 102

(G localization)现象,它具体指的是“所有全球范围的思想 and 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环境的方式。必须将这种考虑与认为世界文化正在迅速走向同质化的常见观点加以对照。”<sup>①</sup>正如米特尔曼所说:“全球化不是在世界范围内使文明社会达到同一水平,相反,它是以不同方式结合地方条件,强调差异,刺激各种社会运动以避免经济自由主义造成的分裂和分化的影响。”<sup>②</sup>

实际上,由于地域国家的作用,各国在应对全球化时进行的体制创新也各不相同,因为各国具有不同的政治、教育和财政基础。比如说,日本的汽车和电气消费品生产,德国的化学和中间设备生产,英国的医药和金融产业,美国的计算机、奢侈品、保健用品和金融产业,法国的高速列车、核电力与通讯产业,丹麦的农业,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等等。因此,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技术也将平等地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地区。相反,全球化与地域化并行不悖。<sup>③</sup>就此而言,“在未来的世纪最成功的经济不会是那些把美国式的自由市场嫁接到自身文化基础之上的经济,而只会是那些以独特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的经济。”<sup>④</sup>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地域化趋势第三个方面的体现却是以全球化的对抗力量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对全球化的对抗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一种多元化趋势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包含的强烈的一元化倾向的对抗。这种对抗是从文化与制度上保证全球化能够向着健康方向发展的力量。“文化输入可能产生对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重新强调和表达。对全球经济的体验也可能鼓励一种大众化的情绪,要求采取措施对抗或者限制其带来的压力。在一个日益国际化或者全球化的世界上,一种文化的‘双重运动’或者‘差异的辩证法’因而有可能导致一个多样化的、分裂的世界而非全体一致的回应。”<sup>⑤</sup>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迅速进步也为各种多元化的主张和要求的表达与聚集提供

① [美]罗兰·罗伯逊:《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② [美]詹姆斯·H.米特尔曼:《全球化综合症》刘得手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41-142页。

③ Cf., Robert Boyer and Daniel Dache “Introduction”, in Robert Boyer and Daniel Dache *States against Markets—The Limits of Globalization* pp. 14 - 15.

④ John Gray *False Dawn—The Decept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p. 23

⑤ R. J. Barry Jones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State*, p. 225.

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史密斯所说,新的技术手段“使拥有共同的文化特征,特别是拥有共同语言的共同体的成员之间更为密集的、更为深入的相互交往成为可能”,从而有可能使“民族共同体和民族主义”获得新的动力。<sup>①</sup>这种“双重运动”在一体化程度最深的欧洲具有典型的体现,“在全球化和欧盟所代表的超国家认同出现的同时,以公众社会的复兴和亚民族民族主义的兴起为标志的地域化浪潮也方兴未艾。”<sup>②</sup>

第二个方面的抵抗则来自于那些全球化中的失利者,他们往往认为全球化的任何扩展只会进一步剥夺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会倾向于通过一种甚至带有极端色彩的地域化乃至再地域化的方式对抗全球化。这种力量通常具有破坏性,它可能表现为极端的地方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等等形态。这一类地域性因素的出现有可能导致全球化的逆转,甚至埋葬这一场全球化。

这种抵抗运动的破坏性还来自它对人类社会现有的地域政治单元——包括作为其核心形态的地域国家的完整性也形成了挑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即“全球整合的过程虽然不能消灭国家,但却也具有一种绕开政治、躲避国家层次的政治议程,以及挑战国家的政治组织能力即国民共同体建设和组织复杂的社会联系的能力的倾向。这样一种变化的结果不仅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人们对政治的幻灭,而且扩展和强化了家庭与血缘的纽带,进一步说,一种建立在认同(族群或者宗教)基础上的共同体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会成为国民国家政治的替代物。”<sup>③</sup>罗斯瑙关于“碎片化的世界”的概念表达的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内容,他写道:“显然,朝向全球化的强大趋势不只是以边界变迁、权威重构、国家削弱和非政府组织的大量繁殖为基础。从长远上看,它们也驱使了朝向本土化的强大趋势。如果在无政府主义的世界里处于日本体论中心的是主

① A. D. Smith “Towards a Global Culture?”, in Michael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0, p. 175

② Aseem Prakash and Jeffrey A. Hart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in Aseem Prakash and Jeffrey A. Hart eds.,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6

③ Michael Geyer and Charles Bright “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p. 64

权国家之间的互动,那么处于新本体论中心的就是全球化力量和本土化力量的互动以及一体化趋势和碎片化趋势的叠加。”<sup>①</sup>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种倾向,是因为在一些被边缘化的群体看来,地域国家这种政治框架并不能真正表达并且维护他们的要求与利益,它们需要的是更具体、更贴近他们的生活实际的新的政治表达和政治组织方式,是一种地域性更强、更集中的方式。或者说他们需要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上寻求一种只有在某个特定的、具体的地点才能获得的安全感。<sup>②</sup>这就提出了所谓的“认同政治”的问题。换言之,“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争取自治的斗争已经转变为围绕全球整合的条件之争论——人们不再争论世界是否应该进一步融为一体,而是争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个人、社会群体以及整个社会的认同应该如何被定义。”<sup>③</sup>这样一种过程在极端情况下会直接挑战地域国家的权威。如何对待这种以极端化的方式出现的地域化倾向,无论对于地域国家、还是对全球化本身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地域化趋势第四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开展、各种区域经济集团特别是自由贸易区的诞生,比如说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经济区等等。区域经济合作意味着一种在比地域国家更大的空间范围内的地域性联系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经济区域化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地域化进程,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应对方式。

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规定,国家之间可以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为建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而采取某种临时协定,其前提是保证区域性集团在区域内真正实现实质上所有贸易领域的自由化,同时针对区域外非成员的关税不能比以前更高。这一规定使区域经济合作在一般意义上能够与全球化并行不悖,也正因为有不少学者从区域化的发展并没有在实际上把全球经济划分为激烈竞争的区域经济这一事实出发认为,区域化乃是全球化的一

① [美]詹姆斯·N.罗西瑙:“面向本体论的全球治理”,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第61页。

② Cf., David Harvey “Time Space Compression an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p. 90

③ Ibid., p. 64

种实现形式,因为区域化并不会以牺牲经济全球化作为代价。相反,区域化在很大程度上便利和促进了全球化,因为它为国民经济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其能够更具战略性地融入全球市场。<sup>①</sup>

不过,对于自由贸易区产生过程背后的推动因素作一点简单的分析,倒也就可以得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结论。一般来说,“推动有关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最主要的原因是参加国可以通过区域贸易自由化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加强自己在整个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讨价还价能力。”<sup>②</sup>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交通与通讯因素已经不再构成全球经济联系的严重障碍、地理距离已经不再发生关键性影响的情况下,是什么因素使区域内的自由贸易成为可能而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就比较困难呢?一个可能的解释只能是在已经形成的自由贸易区内,存在某些能够使该区域内的人们具有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机制,乃至存在着某些关于分配正义的共同意识,换言之,一种经济联系的产生必须基于与之相适应的共同的生活方式。在此,地域性因素再次浮现出来。

客观地看,“当代超地域(supaterritorial)趋势的出现非但不会导致地理地域的终结,相反,全球空间将会与地域空间并存,并以复杂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sup>③</sup>地域化或者再地域化会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伴随现象甚至全球化的一种体现形式。正如斯图尔特所言,“全球性与地域性并非截然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趋势与许多重新地域化进程相关联。在某些地域单位明显受到削弱而其他地域重构形式变得日益重要时,重新地域化就出现了。”<sup>④</sup>当然,全面地看,全球化并不必然、也不应该以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作为其最终结果。全球化毕竟意味着更多的超地域性因素的产生和发展,意味着人类共有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制度与文化的增加。也就是说,“全球化既可以产生分裂的力量,也可以产生统一的力量……全球化既可以产生对政治差异的意识,也可以产生共同的认同;国际交往的增加可能会加剧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当然也可以消除

①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p. 24

② 余永定、李向阳主编:《经济全球治理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③ [英]简·阿特·斯图尔特:《解析全球化》王艳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④ 同上书,第72页。

相互理解的障碍。”<sup>①</sup>

作为结论可以认为：“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断定地方化或者区域化一定会处在与全球化相反或者相矛盾的方向上。”<sup>②</sup>当然，同样也没有理由断定地方化或者区域化一定会在与全球化相一致的方向上发展。问题就在于如何在这两种相互对立而又彼此相联的趋势之间保持一种有利于全球化稳定发展、使更多人能够得到全球化的实惠的动态平衡。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全球化与地域化以及再地域化反映的是人类及其群体在其联系与交往的发展过程中公共视界的一种调整与转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联系的世界中（经济、政治或者环境），问题的广度、强度以及影响给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在哪里解决最合适的问题。”<sup>③</sup>可以肯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可能是惟一的。

（作者简介：唐士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宋晓敏）

---

① Cf., Jan Nederveen Pieterse “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in Frank J. 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p. 102.

② David Held et al.,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p. 55.

③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第 617 页。

#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24 No 3 June 2006

## ARTICLES

### 3 Globalization and Territoriality

TANG Shiqi

Globalization is one of the result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trans territorial factors in social and economical life of human beings, however some of territorial factors still exist and have deep influences over the development and which are reflected in a series of disequilibrium in globalization process. Thus to have a better and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s of these territorial factors while trying to keep a 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territorial and trans territorial factors is a key condition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 18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ization

DAI Xudong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s a process in which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ncorporation among nation states develop, and it has the balance between national unity and ethnic diversity as well as the reciprocal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culture as its key fact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challenged by a trend in which identities assume more relativity and mobility and compete with one another more intensively, and is bound to embark on a mission of self reconstruction. Cosmopolitan nationalism could be an alternative to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it could reduce the tension between ethnic groups and 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facilitat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politics while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 The post nation state characterized by its flexible geography, partial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and multiculturalism will be the major promoter of cosmopolitan nationalism.

### 36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ver just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 J. R. Groom

It was never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t remains a unity in diversity even if it is still overwhelmingly Western. Fro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R studies, the